

愛・逃離

瀛苑副刊

她看著他的車，車子的後視鏡上吊著御守、香包和小小的掛飾，她覺得他離她更遠了，遠到不可知的天邊，碰不著，摸不到，甚至感覺不出來。這些東西不可能是他自己擺的，一個大男人怎麼會做這種事，他從來也就不是一個這樣的人，一定有個人在替他打理，想起這個，她很訝異自己竟然不會難過，只是淡淡的看著，笑著，然後離開。她知道他上班的時間，所以常常會在他上班的時候走到他車邊，好像這樣看著車就像看見他的人，她怎麼會不知道這樣很無聊？可是就是會不自覺的做，這些行為就像反射動作，也像地心引力一樣，存在的很理所當然、理直氣壯。

或許因為太清楚過去的已經過去，不能再對未來有著任何期待，她漸漸的去忽略他的存在，忽略他和她是有一些些交集的事實，她告訴自己什麼都沒有，不要抱期待，不要有希望，裝久了，似乎就變成真的，她就這樣讓自己慢慢不愛他了。不能見他，不能聽見他的聲音，也就不是那麼難以接受。

看見電視上相似的MV畫面、路上相像的人，聽見記憶中的聲音、過去的話題，她都可以若無其事，難過的情緒不再那麼深了。擺在眼前的事實是，他是別人的，她和他之間有一段淺薄的謬緣，可是沒有謬份，所以不能在一起。她把自己調教的很好，不露聲色的回憶過往，不著痕跡的傷心難過或是微笑喜悅。

那捲費心得來的錄音帶是她的寶藏，用一個水藍色的，上面有藍天白雲圖案的房子裝著。有一段時間，她每天晚上要聽著他的聲音才能入睡，夜裡，錄音帶轉到了盡頭，喀的一聲按鍵跳起來，她常常驚醒然後倒帶，再次聽著他的聲音睡著，往往一夜這樣折磨好多回才能真正熟睡。有時候，她翻來覆去睡不著，索性聽著那捲帶子一夜無眠，記下他的聲音，他說的話。睡眠記憶法的絕佳效果使她忘不了他說話的音調語氣，醒著或夢裡都記得清清楚楚，久而久之，當她想起他，彷彿聽見他的聲音時，總是會懷疑自己是醒著還是睡著。她看見電視報導一種睡眠治療法，是讓人在睡著的同時聽音樂，藉由音樂的舒壓治療失眠或疾病，溫柔的輕音樂和古典樂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，她看著看著當晚就失眠了，如果音樂在人睡著的時候還可以進入人的耳朵、大腦，進而發揮治療的作用，那麼他的聲音同理可證能在她的腦中不分日夜的暢行無阻、來去自如，因此她在每個倒帶、播放、再倒帶、再播放的輪迴中被他的聲音洗腦了

，難怪雖然離開他，卻始終記憶深刻。音樂治療有很大的療效，但他的聲音卻在不知不覺中使她失眠，後來她不是那個被音樂治癒的病人，而是被他的聲音霸佔的瘋子。

她開始睡得少，淺眠，在夜裡聽著他的聲音哭泣，她開始日夜顛倒，清晨才入睡，白天精神不濟，每個晚上她都會想著他在做什麼？是不是還在看雜誌？看遠見雜誌或是壹週刊？他說他喜歡看壹週刊的原因是很認真，看遠見雜誌是因為可以多了解一些東西，很不錯。他說有時候買不到壹週刊的時候，他會跑很多家誠品，繞很遠的路，只為了買到一本可以看看當消遣。漸漸的，她會買本壹週刊在夜裡翻著，甚至有了看遠見雜誌的習慣，她總是看著看著在腦中幻想他也正在看，猜想他的表情，在笑或是皺眉，彷彿這樣他們之間就有連結，有了共同點，她會覺得他在身邊，他們是一起做這些事的，她不想錯過任何可能跟他做同一件事的機會，不在同一個空間，但是至少能在同一個時間吧，她一直都是這樣安慰自己的。

後來，她生病了，於是不再聽他的聲音，不再看壹週刊也不買遠見了，連Taipei Worker和Here都不碰，每個晚上吃完兩顆藥就開始昏昏沉沉，有時候八點就睡了，更多時候撐不到十二點，她的生活離他越來越遠，交集越來越少，那捲錄音帶鎖在一個黑暗的地方，不見天日，如同她的精神也是陰陰沉沉的。她不再失眠，不再日夜顛倒，不再看雜誌，晚上很少是清醒的，但是也不再睡得深沉，好的時候她笑的比任何人開心，被病折磨的挫敗時，她陷入焦慮悲傷中，時好時壞。和他在一起真正愉快的時光不半年，可是她卻必須用半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治療她的病，得與失、值不值得？沒有定論，但是她後悔經歷這一場。

